

香港之行总结

南昌宁养院 吴晓芮

从香港回来已经快一个星期了，虽然有写一些零散的感受，自己却还是迟迟没有写出完整的文章，因为到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让我不知道从何下笔。但经过这些天的思考，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发现这一次的培训真的收获很多。

首先收获最大的就是认识了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我们虽然可能年龄差距很大，人生阅历也不相同，但是因为宁养院我们聚在一起，一同交流与学习。我们这一行是比较多元化的团队：有宁养院工作人员、大学教授、经验丰富的义工以及我们这些大学生义工。这样的组合也让我们在之后的培训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从宁养院老师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平等、关心与自由；从大学教授的身上，我学会了用更加实际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的实质；从老练的义工身上，我学会了用更适合的方式去和癌症晚期患者进行交流与沟通；而从其他的大学义工那里，我了解了他们独有的宁养服务模式，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当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我们参观的一些医疗机构。香港与内地的文化、福利制度、政府体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应该说比内地更加地完善，更能体现全人服务的特点。而在这一点上，医院最具有代表性。玛嘉烈医院是一所公立医院，我们参观的是它的宁养服务中心，虽然房间并不是很大，但是有比较封闭的面谈室、病人检查的房间、活动室等，以及一个够让病人家属休息的区域。整个房间的装潢都非常的温馨，到处都摆满了患者或是其家属在活动中所做的手工艺品，这么做不仅让人欣赏，同时也是对于患者们的劳动成果的肯定！宁养中心还有一个癌症资源中心，主要让患者更方便地获取资源。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小册子上会有癌症患者按摩的资源，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所以可以看见专职社工一直在接待患者家属，为他们建议最适合的资源，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另一家医院下的儿童哀伤治疗中心与日间宁养治疗中心，也能够体现围绕“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儿童哀伤治疗中心的社工主张的是告诉孩子亲人离世的事实，而不是用善意的谎言保护他们幼小的心灵，这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但是结果却是令

人非常欢喜。中心里的每一个区域的设计都有其特殊的目的，通过做游戏、绘画之类的方式了解儿童心中的真实想法，并对其进行心理的抚慰。而日间宁养治疗中心则是以服务老人为主，中心内不仅为病人提供休息治疗的房舍，还有活动区及厨房供其使用。而在这些服务的开展过程中，缺少不了集中力量的支持。首先是机构自身的支持系统。提倡以人为本的机构项目自身的各项发展都得到了机构本身的一种支持，包括社工支持、设施资源支持等，为服务的开展提供场所、人员，帮助服务项目更好的进行。就如玛嘉烈医院来说，宁养项目隶属于肿瘤科，虽然是分隔出来的一个部门，但人员的运用却是灵活的，没有谁指定为该项目进行服务，这也体现了一种平等。其次是社会支持系统。与自身所处的宁养院相比，医院的义工覆盖范围广泛，主力军不仅仅是学生群体，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组成了义工的团队，发挥义工自身优势服务于需要帮助的群体。接下来就是政府的支持系统。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服务项目进行支持，一是福利制度，二是人员配置。一国两制保留了香港本土的一些福利制度，这些都能够更好地保障港人的福利。其中最让人惊讶的还是医疗保险的相关福利制度。在内地总是会有人说“病不起”，但在香港却从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对于医疗保险限定内的疾病（包括癌症），病人在医院每天的住院费是 100 元，而药物也只要 10 元，这大大减轻了香港群众住院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安心看病。而从人员配置来说，以社工为例，医院内部社工有三种来源：社会福利署、医院本身以及部门，即使这样，每一类社工都各司其职，为服务对象提供不同的服务，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再次，香港的服务机构也深深映入我的脑海。让我记住东华三院的准提阁佛学会生命同行坊的原因是仅仅靠不到十个人的力量，用了几年的时间对老人进行生死教育，逐渐扭转了老人的思想，让他们欣然接受用自己的喜欢的方式安排身后事。有人说世界上最难改变的便是一个人的思想，所以我很难想象当初他们克服了多少难关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机构的服务内容涵盖范围广泛，并且将孤寡老人也同时考虑其中，帮助他们完成心愿，安然离开人世。而在圣公会圣匠堂长者地区中心所进行的项目对我们宁养院的项目开发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就如他们的“完美终站”项目，主要是为帮助长者积极面对死亡，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为自己的后事做提前的安排，他们不仅仅是开展讲座，同时也会带长者到火葬场、

殡仪馆以及丧葬用品店进行参观，并且为长者制作生命回顾纪念册等。这其中有很多道德上的挑战，但事实证明他们取得了胜利，并且也将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同时，我们还去教育机构听了几场讲座，对我的思维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其实说实话培训第一天上午的讲座，由于全程都是用粤语进行的，自己并对其内容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香港对于社会项目的关心却让我非常的敬佩。每一个人，不论是教授、社工还是学生，都投入到其中，并对讲师所讲的内容进行提问。并且讲座所提出的一些新颖点子（如网络遗产）也为我们以后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在香港大学的田芳教授的讲座中，我更能理解哀伤辅导的意义。以前在做哀伤辅导时，总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力，并不能帮他们解除心中的痛苦。但是田教授所表达的意义很对，陪伴与同理心可以帮助他们度过最悲伤的时刻。她举的一个例子让人记忆深刻：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大多数人通常会说：“你们还年轻，以后可以再生一个”，这样传达的信息是生另一个孩子来代替这个孩子，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生命的不可代替性，他们并没有站在女人的角度去想问题，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点，只会让女人更加地悲伤。人应该向前进，总会有人离去，最重要的是享受在一起的时刻。

虽然我们参观的一些机构与宁养项目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却涵盖了宁养中所需要提供的服务内容。香港的宁养项目与内地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从服务范围来说，香港的宁养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是提供居家探访服务，同时住院的癌症晚期患者同样也可以参加项目，并且对于患者家庭的经济条件没有任何限制；从服务内容来说，在香港，活动内容涉及广泛，而社工的主要作用还是领导，而由义工来进行活动的辅助；并且对于义工的筛选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义工对待自身的要求也比较高，这样就提升了每次服务活动的成效；而从服务分工来说，为了更好的服务癌症病人，医院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医院主要是为居家癌症病人提供服务，而有的医院则是为住院病患进行服务；从活动环境来说，即使香港人多地少，但是他们也会空出大中型的活动室方便活动的开展，并且活动设备也会有序排列，方便取用。我觉得香港宁养的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你会觉得他们所做的是真的为癌症患者着想，一切以服务患

者为目标；而内地却有一些急于求成，希望通过短期的努力达到别人用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所得到的成果，这大概与内地从古至今所形成的思维模式有一定的关联。由于部分地区信息的闭塞，很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宁养，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宁养，消除对宁养的错误认识，而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社会进行生死教育。不比香港那样的小社会，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我们需要整合各方资源来完成这个目标。其次则是探寻具有内地特色的宁养服务模式，在与其他大学生义工讨论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宁养院都有自己独特的服务模式，并且有些是非常符合当地实际发展需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宁养院的服务模式、与其交流自身经验等方式来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模式，让更多的癌症患者从这项服务当中受益。

最后，我想说：触动我心弦的不仅是大家都看见的事物，我也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它的与众不同。在服务机构或是医疗机构的洗手间里会有扶手以及应急按钮；在各种公共场合都会有残疾人通道；为方便我们将 ppt 字体改成简体字；为给医生减压而举办的摄影展览；为营造温馨气氛而与传统装潢不同的房间构造等等等等。我与的士司机聊天时，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的自豪感，同时也表现出对其他城市的尊敬；我在街上问路时，路人热心地带我们走到目的地，即使那不是她所要去的地方。这些都能够让我深深体会到香港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那是已经深入每一个港人心中的信念。这或许比东华三院的社工们改变老人生死观念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当我参观完一个机构，我的心里总会思考：为什么在内地不能形成像香港这样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内地人不能像香港人那样静下心来认真做公益？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却在大陆与香港发展成不同的模样？我想这归因于两点：一是福利制度，这不用多说，历史已经为我们彻底地分析了这一切；二就是社会文化，企业只有将企业文化渗入到员工的心里才能将整个企业发展起来，社会也不例外。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将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责任，那社会的发展会是怎样？答案不言而喻，只有让每一个人树立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由量转变到质的飞跃。